

當代中國大寫意

法制卷

文坛大腕状摹人生 一部鲜活的野史
悲喜交织色彩纷呈 一幅感人的长卷



杜卫东 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大型纪实文学系列丛书

当代中国大写意

法制卷

(滇) 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刘存沛 张 维

封面设计：王虎鸣

当代中国大写意·法制卷

杜卫东 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北京交通印务实业公司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1.5 字数：520 千字

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2-01483-7/I·370

本册定价：16.00 元 全套定价：98.00 元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 翻开本卷你将看到，圣洁如何在忠诚中升华，邪恶怎样在无耻中曝光

●当代中国大写意

法 制 卷

目 次

1	西部监狱见闻录	李晓伟	1
2	形形色色的罪案背后	蕾 蕾	72
3	“公堂”上的平等较量 —— 新中国首例民告官案始末	黄传会	130
4	血泪,流淌在黄河故道	时建成 李晓宁	201
5	现代荒郊上的角逐	伊 妮	239
6	共和国第一骗案	杜卫东	288
7	国宝大熊猫惨案	苏殿远	335
8	中国的私了	邓晨曦	412
9	走向深渊	陈宁康	480
10	中国国际刑警风云录	中府河	536
11	疯狂的盗墓者	曹 岩 邢军纪	581
12	胡豆州胡话	黄佳星	633

西部监狱见闻录

李晓伟

第一章 “地狱”前的徘徊

我试图闯进一个世界。一个陌生的、神秘的、引起人们种种猜测的世界，一个既是彼岸同时又是现实的世界。

这个世界或许已被不少人遗忘，但却永远不会消逝。

我要从历史的档案里，从活人的口碑上找回这个世界。我要从时光的废墟上闯进去，做一次特殊的旅行。我试图把彼岸世界发生的一切，把那些近似新疆“鬼城”的怪异风貌告诉我所熟悉或不熟悉的人们。

我知道，这个世界也许已不可能完整地复原。它已成了一个古老彩陶的碎片，散落在七十多个大大小小的劳改场所里。它已被时光的流水冲刷得支离破碎，被传说的尘埃蒙蔽得似是而非。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很可能使我无法对这些碎片进行权威的鉴定。但这决不会影响我企图复原这陶罐的努力。我相信我终将会有收获。

四十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共和国来说却不能不看作漫长的历程。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我们的共和国进入不惑的年龄，这就意味着已经到了应该对它身上所发生的一切进行沉淀、筛选、清理和鉴定的时候了。又有谁能够说，和共和国同龄的青海监狱史，不也是为这一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了一笔价值巨大的精神财富呢？

作为一名军人，我曾在这个“囹圄世界”里看押过犯人。在整整十年的执勤生涯里，我有幸结识了许许多多管教干部、劳改犯和就业人员。对他们，我不但知其面，闻其声，而且与其中一部分人成了朋友。

七十年代初，我在昆仑山下一个劳改农场里看犯人时，听说我所警戒的监号里有一个名叫何志强的犯人因痛骂林彪而判罪，我觉得有趣，就注意打听他。有一次在岗楼上，监墙下一个要外出做零工的犯人喊“报告”，一问姓名，恰好是何志强。看着他那精精瘦瘦，刚刚正正的样子，我忽然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信任感。我问他因犯何罪入狱，他照实说了，我就放他出了监门。后来在多次看押劳动的空隙，他原原本本给我讲述了他的犯罪经过。他对已做过的这一切既不掩饰，也毫不后悔。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是坚信自己正确的，这也成了我对他表示敬重的一个缘由。

1980年夏季的一天，我正在西宁市的大街上行走，忽然迎面碰到了何志强。他穿着一身蓝色制服，很激动也很亲切地喊我：“哎呀！到处找你找不到，今天可是碰上了，好！好！现在就跟我到家去！”他平反释放后，家庭好不容易破镜重圆，现已搬进《青海日报》社的退休干部楼。在一种悲喜参半、感慨万端的气氛中，何志强对我说：“你为什么 not 写一本书呢？监狱里真是太有意思，太有写头了，你写吧。”于是，他又给我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事。他说：“犯人里头政治犯和刑事犯可是不大相同的。”我问差别何在？他说：“一般说来，政治犯的个人修养较好，沉默，检点，手脚干净。而刑事犯的毛病就多一些了，粗鄙，放荡，睡相也恶。”他还说犯人里头论资排辈的现象也很严重，比方说犯人就寝前要洗脚，洗完脚老犯人会对新犯人喊：“倒水去！”新犯人顶嘴说：“你自己的洗脚水，自己倒。”老犯人会立即骂道：“狗日的！当了几天犯人？懂不懂监规？”听到这里，我笑了，他说：“你别笑，这虽是个笑话，但却反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心态。我是个搞文字工作的人，我知道，我理解这个笑话中所包含的深沉的思想内涵。”

后来我又遇到了一个名叫韩秋夫的“右派”，他获释平反后已被选为青海省人大委员。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在监狱二十年，几次大难不死，临到枪毙的关头又被撤下来，应了一次算命。我是相信命运的，当然，对命运会有不同的解释。说一句连我自己也感到奇怪的想法；有时候我真想再回到监狱里头去！”

我感到惊愕，问他为什么这样想？他说：“监狱是一个大世界，是一本大书，里头的学问大着哩！那些当代最著名的作家，如张贤亮、从维熙等，不都是从流放的生活里成熟起来的么？再说，这大千社会上人与人的勾心斗角未必就比监狱里的生活让人好受。监狱小世界，监狱大社会，这个说法虽不尽准确，但并非一点道理没有。”我听了无言以对，只是摇头惊诧不已。

后来我又接触了好几个在炼狱中炙烤了半辈子的获释者，他们每人都能讲出几个颇有趣味的故事来。这些故事对那些未曾经历炼狱之苦的人来说，不啻是一个个天方夜谭或海上传奇。于是，我便产生了把这些故事一一写出来的强烈念头。

可是，当我真的要涉足这囹圄世界的时候，我不禁又有些惶悚起来。我担心这“鬼城”风光会使我不知所措，甚至迷误走失。

我不知道该请什么人来做我的向导，更不知道会在哪一个关隘前受到盘查和遏阻。

我在“地狱”前徘徊。

可是，一种与日俱增的神圣的使命感终于悄悄地滋生出来，牵拽着我走向了这个世界。在经历了一番步履艰难的勘探和观光之后，我终于感受到也领会到了一种困扰后的骚动，一种沉思后的愤怒，一种大悲大喜后的大彻大悟。

我惊喜万分。

我终于把这个陶罐的碎片捡到手。我不敢吹嘘能把这个破碎的陶罐完整地复原，但我自信毕竟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了一大步。那一个个闪着亮光的陶罐碎片上刻满了四十年留下的风雨雷电。时间的大海并没能把它完全淹没，反而更使它显出了“文物”的价值。

第二章 这里通向“地狱”

这里是中国的西北角。

这里是平均海拔最高的一块土地。

在这里，人口密度是以每平方公里 4 至 5 人的比例进行计算的。对于那些长期生活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人们来说，这里的广袤辽阔和人烟稀少，远远地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也许是因为拥有黄河长江两支源头，于是便显出了诡异和神秘。又因为文成公主曾从这里走过，连遗弃了的古道也炫耀着令人迷惑的美丽。更因为它赤裸裸地横陈在昆仑山和祁连山之间的巨大的空间，于是便透射出一种不可藐视的苍茫。

雄浑而又苍凉的古歌升起了——那沉重的调子曾经响彻了多少个世纪。

“青海长云暗雪山，
孤城遥望玉门关。”

“大漠风尘日色昏，
红旗半卷出辕门。”

更有诗圣杜甫令人毛骨悚然的咏叹：

“君不见青海头，
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
天阴雨湿声啾啾。”

请不要责怪古代诗人们的刻薄吧，这里原本就是蛮荒的同义语。只有天真烂漫的现代诗人才会硬把它和江南比美，也只有理想主义的画家才会把它描绘得风光旖旎。最具有权威的裁判就是人口密度的数据：几乎占了全国三分之一面积的大西北，人口占不到全国的十分之一。而拥有 72 万平方公里土地的青海省（面积几乎等于 4 个江苏省的总和），人口却少得只有 400 万。

时间的脚步在这里是滞重而迟缓的。荒漠的风带着黄尘和沙砾年复一年地扫荡着这片沉默的大地。季节的更替也不甚分明。当漫长的冬季终于过去，明媚的春天并未接踵而至。夏天是不存在的，春天过后就是秋天。

水是珍贵的。偶尔能洗一次澡就是莫大的享受。由于高原紫外线的长年照射，人们的脸上都闪耀着紫红的亮光。也许是因为这粗野狂放的大自然的砥砺，人们的性格才变得格外的粗犷和豪爽。狂饮烈性白酒是人们的普遍嗜好，摔跤骑马是男子汉起码的本领，连民歌“花儿”也透射着一种少见的高亢、激越和苍凉。

毫无疑问，这地方为个人建造世外桃源的美梦设置了层层屏障，却为流放犯人提供了最够格的炼狱。严重缺氧的威胁，

南昆仑北祁连构成的封闭状态，替中国在这地方造就一批又一批“大山的囚徒”，安排了天造地设的严峻与冷酷。

请不必去追寻自元、明、清以至国民党时代那一个个流放者的踪迹，单是建国以后的四十年间，这里就曾经关押了数以几十万计的犯人，其中既有国民党的军政伪职人员，也有1957年反右扩大化时受迫害的一大批“获罪者”，更有文革中遭到“打、砸、抢”的“走资派”，还有对外开放后那些经不起香风毒雾熏染的“失足者”，以及其它形形色色的刑事犯。

四十年来，这里既是某种带有惩罚性质的“炼狱”，更是一所改造人的特殊学校；既是流放地，更是生产基地。这里不仅缓解了来自北京、上海等人口稠密区的因犯罪而引起的动乱，更为国家创造了难以计数的物质财富。一批又一批的犯罪分子，在这里得到了相应的“净化处理”。特别是对于1982年“严打”中那一批犯人的有效改造，更是极大地稳定了正在走向民主法制的社会秩序。

从建国初期以关押政治犯为主到八十年代以关押刑事犯为主，西部监狱走过了一段曲折而复杂的历程。它的变迁，深刻而微妙地反映了历史与时代的风云变幻。建国以后的全部历史，共和国成长的每一个足迹，无论是风调雨顺，还是风诡云谲，包括一次次开拓、建设、矛盾和斗争，一幕幕正剧、悲剧和喜剧，都会在这里找到信息和踪迹。而那些险恶的阴谋和善良的失误，权力的角逐和死亡的陷阱，良知和邪恶的尖锐对立，权贵和法律的殊死较量，也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求得解释。

是的，这就是西部的监狱，这就是被一圈圈高墙和一个个劳改场所包围起来的全部秘密和价值，这就是被黄、蓝、黑（即看押部队、管教人员、劳改犯人）三种衣服充斥其间的神秘地域的全部魅力。

和那些常年累月与犯人打交道的默默无闻的管教人员一样，这里同样驻守着一支默默无闻的看押部队。他们默默无闻地站岗执勤、巡逻放哨，毫无保留地奉献着青春和热血。他们以战士特有的忠诚保卫着祖国西部这一方特殊的高地。他们的无私奉献理所当然地构成这一特殊领域里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一特殊的地域时，我们将会获得多少新的思考和启迪。在这里，不管历史被打扮得多么光怪陆离，不管时间被切割得多么支离破碎，一切都会得到最终的沉淀，一切都会还原它本来的面目。

还是让我们和读者一同走进那幽闭的深巷，一一清理那残存的遗迹，揭开那蒙尘的帷幕吧！

第三章 炼狱之火炙烤过的灵魂

但丁在他不朽的名著《神曲》里，曾把地狱、人间、天堂分别作为他的三部曲的三个标题。对于那些曾经有意或无意地造了孽而需要赎罪的人们，地狱之火将毫不犹豫地炙烤他们，冶炼他们，使他们去掉杂质，脱胎换骨，纯正灵魂。也许只有这熊熊燃烧的地狱之火，才能使这一崭新的再造成为可能。

1978年，《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一条震惊世界的消息：全部特赦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上在押军政人员。

对于那些曾在解放战争的各个战场和共产党正面交锋过的国民党军官来说，对于那些曾经用双手屠杀过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的马步芳的部来说，这一来自共产党最高官方报纸的重大新闻，简直太不能让他们相信了。这些人，这些曾经把共产党当作不共戴天的仇敌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从一入狱就抱定了再也别想出去的绝望念头。可是这一次，他们明白无误地看见了这

条赫然标出的消息，能不感到非常意外，能不为此欣喜若狂吗？

就在宣布释放的同一天，关押在这里的国民党人员每人从政府那里领了一套蓝灰色的崭新的中山服，外加一件雪白的衬衣，还领取了一些必需的生活费。

这些在炼狱里生活了二十多个春秋的因苦役而显得老态龙钟的赎罪者们，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激动了。他们有的失声痛哭，有的畅怀大笑，有的闭目沉思，有的拱手互贺。有一个姓陶的国民党营长在高兴之下，竟一醉方休，不省人事了——这消息成了那个时期广为流传的一段佳话。

这批“战犯”生活待遇，从一开始就有相当的保证。一日三餐自不必说，单就管理秩序而言，与其说是监狱，倒不如说更象是学校。这里没有打骂、没有虐待，有的只是对灵魂的磨炼与再造。

1. 河西战役国军参谋长的亮相和感慨

在一次征集西路红军历史资料的会议上，我见到了一位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曾在河西战役时担任马步芳前线参谋长职务的张时之老人。这老人军人姿态犹存，谈吐不凡，吸引了全部与会者的目光。作为河西战役这一重要历史的参与者，他曾写下洋洋数万言的《河西战役面面观》的回忆文章，为研究河西战役的全貌留下了宝贵的资料。望着坐在眼前的这位年逾古稀的“参谋长”，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好奇心：这位当年备受马步芳赏识、27岁就荣任前线参谋长的旧军人，当他最终不得不以生命的后半部分去赎前半部分的罪孽而囚禁于西部监狱的时候，他是怀着怎样的一种不同于常人的复杂情绪和心态呢？是的，他太有意思了。他是富于传奇色彩的：最初并不是一个军人，也不属于马步芳的世族或远亲，纯属因为才能出众得到了马步芳的

赏识,从而被保荐到国民党某陆军的高级步校学习,随后连连升迁,并在河西战役中一举挂满了血腥的勋章。了解这样一个人的全部历史恐怕有困难,但要想了解他在这复杂的人生历程中特别是在监狱生活中,某些富于透露性的片断,也许并不困难。在采写这部稿子的时候,我有缘结识了一位曾同张时之关押在一起的另一名被扩大的“右派分子”。他姓何。如果把从他那里得到的耳闻目睹的信息连缀起来,我们当然就不难体察到这位经历非凡的老人的思想轨迹。而所有这一切,也许会比我们去正面直接采访张时之获得的印象更为真实。

在布尔汗布达山下高高的监墙院子里,在充斥着泥草味和臊臭味的监房里,犯人们几乎都认识但却并不熟悉这样一位身材瘦弱而硬朗的老人。老人默默地起床,默默地就寝,默默地地下地劳动,穿着和别人一样的黑囚服,却硬是透出一股军人才有的别样的英气。他从不赖床,从不胡叫乱骂。他那稍显清癯的脸上显出来的表情基调既不是惶惑也不是自信,既不是谄媚乞怜也不是傲岸狷介,而是一种淡淡的矜持和漠漠的谦恭。他似乎具有一种等距离处理人际关系的神通,对谁都不亲不疏、不远不近,几乎是谁也不能对他有过多的挑剔。另外,他是一个每星期都坚持用凉水洗澡的人——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张时之。

七十年代初,张时之所在的监房里发生过一件在今天看来也许是无聊的事情,曾给张时之惹下了扯不断的麻烦。当然,这麻烦也为张时之的“亮相”提供了一个舞台。

那是在一个星期天,当因流氓犯罪而被关押的A和B(姑且这么称谓吧)在百无聊赖中大发神经的时候,另外一个流氓犯——我们就叫他C吧——忽然气哼哼地嚷了一句:

“瞧这天,阴啊!快变了!来一场大地震吧!”

A和B忽然高兴得眉飞色舞起来,他俩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道：“哈，天变了！天一变，老子就出去！他妈的，先跑到场部商店买两瓶酒灌醉——馋啊！这鬼地方快把人馋死了！”

这一番话立即就成了监墙里最大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于是，当时也正好在坐但并未说话的张时之被带到了主管改造的干部面前。

干部问：“张时之，当时他们说了反动话，你听见了吗？”

张时之答：“没有。”

干部：“为什么没有听见？不老实。”

张时之：“我在想我的事，心没二用。”

干部：“想变天吗？”

张时之：“没有。”

干部：“你们这些人除了想变天，还能想什么？”

张时之：“我想在青海解放的前夕我本来有机会率部起义，可当时为什么就犯傻啦！我琢磨着，傅作义能把北京城交给共产党，我为什么就不能带一部人马投诚呢？我当时只记住一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训戒，其它的，就想得太少了。”

干部：“你狡猾。”

张时之：“是实话。”

干部：“你别做美梦，别指望变天了！”

张时之：“我不指望。”

干部：“哼哼……”

张时之：“……”

接下来是对那两个小流氓犯的义正词严的批判。几乎在场的犯人都发了言。他们一个个或慷慨激昂，或大义凛然；或引经据典、深挖这些反动言行后面深藏的阶级根源；或联系实际，指出他们是林彪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别动队。整个批判会搞得轰轰烈烈，群情激愤。唯独身为国民党军参谋长的张时之竟一言未

发。这个老反革命、老顽固分子，他大概是要包庇怂恿这两个企图变天复辟的反坏分子了。管教干部终于忍不住站了起来，声色俱厉地质问张时之为什么对这两个复辟狂无动于衷。

张时之并不着急，也不顶撞，他只是缓缓地从墙角站了起来，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你看，这两个等地震了跑出去，最大的愿望就是买两瓶酒喝一顿，变啥天嘛！”

他的发言引起了一阵压抑的哄笑。

在以后的日子里，张时之私下对右派老何说：“两个小流氓嘛，批判啥呢？是个笑话么！”

十几年后的今天，老何还清楚地记得张时之当年说这番话时不屑一顾的神态。是的，象张时之这样一个曾在战场上不可一世的军人，象这样一个被时代的大潮最终卷到沙滩上的“失败者”，他怎么能和那些仅以喝两瓶酒为最大追求目标的小流氓们同日而语呢？他毕竟是一个颇有身分又颇有头脑的人，他毕竟是一个有着大起大落又经历了大彻大悟的人。要求这样一个特定的犯人去象小流氓那样地去思考、去行动，那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么？他早就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认识到这样一条真理：“共产党的天下是坐定了！”

老何清清楚楚地记得，七十年代初，当报纸上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释放大战犯黄维的消息时，张时之曾这样对他说过：

“黄维能出去，我们也能出去！放黄维说明共产党的天下稳当，越稳当我们就越能出去！”几年之后的事实，恰恰证明了他这个判断的准确性。在果真被特赦释放以后，这位经历了两个时代的老人不无感慨地给我们讲了这样一段话：

“我万万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会被共产党宽恕。真的——这才真正说明了共产党的强大。当年马步芳在河西战场上抓了那么多的红军，不投降就活埋，就用刀砍，这恰恰就说明了

他的虚弱。过去在战场上打仗，我们输了，我不服气，我觉得胜败乃兵家常事。可这一次，我真正地服输了，我被共产党强大的宽恕政策征服了，这是很了不起的。”

当有人问张时之，他对自己富有戏剧性和传奇色彩的一生有什么感慨和教训时，他说：

“我想，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每个人都应该说会有自己的机会，就看你能否利用得好。我想，1948年那阵子，当国民党开始把残余势力向四川转移的时候，我曾在甘肃一线护卫过行军的通路口。如果我当时能审时度势，看清方向，我完全有机会靠拢彭德怀，效法傅作义将军率部起义。但当时我毕竟太死板了，脑子里只有一句紧箍咒：那就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于是机会就失掉了。我这样的人坐共产党的大牢几乎坐了半辈子，这完全是命运的必然。”

是的，和张时之有着同样命运的其它国民党人员，不正是从反面证实了共产党的必然胜利和光荣伟大么？

2. 一个国民党副军长的忏悔 和另一个杀人刽子手的供词

与共产党对战犯的宽大改造政策成为强烈对照的是，国民党马步芳集团对在河西战役时被俘的红军战士，进行了惨不忍睹的虐杀和迫害。曾在解放前任青马新编骑兵军副军长的孟全录，在改造期满并担任了青海省政协委员的职务以后，不无愧疚地写下了国民党《补充团迫害蒙难战士的罪行》一文。为了充分传达一个忏悔者的心绪，我们不妨照章摘录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马步芳在甘肃河西反共战役中，对被俘的红军战